

16.13

南召文史資料

李寶華題

第八輯

93

政协河南省南召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南召文史资料

第八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南召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三年四月出版

目 录

解放初期在南召工作的回忆

- 王毅回忆、曾祥喜整理 (1)
忆县中学潮 王林回忆、李大伟整理 (4)
争取王廷范王廷广部起义的经过 袁宝岱 (12)
参加南召1937年战时短训班的回忆 王运祥 (14)
民国时期南召的邮电事业 李国恩 (18)
民国时期两种不同性质的合作社 吉承志 (20)
忆李青店锅厂 袁宝岱 (27)
土改前地主阶级的经营与剥削方式 孙镇超 (30)
南召水利建设概况 尹之商 (33)
南召1942年的旱灾 孙镇超、张洪彬 (41)
参加1948年剿匪的回忆 沈龙田供稿、王九田整理 (43)
全力以赴保护国粮小麦 石清君 (50)

河南省南召蚕丝中等技术学校创建始末

- 余泽泮、张绍恒 (53)
回忆刘村清东小学 郭海源供稿、张森整理 (58)
解放后南召第一个供销社 王文江 (61)
南召县供销合作社的建立与发展 赵永炳、吉承志 (64)
对南召县农场初建时期的回忆 王明聚 (70)
回忆南召县1958年大办水利 尹之商 (75)
新中国成立后南召小麦品种的演变

- 王万德、孙镇超 (83)
对新中国成立后南召家畜的防疫回忆 方文兰 (86)

- 1951年南召会计训练班 李冠群整理 (89)
- 南召白河航运的兴衰 王元昌 (92)
- 白惠渠兴建始末 齐景科整理 (97)
- 南召煤矿史略 聂冰 (99)
- 故县城云阳的烘炉业 郭自友 (104)
- 盛冠南召商界的隆大批发药栈 高树骥、郭中秀 (108)
- 讲求商德的云阳~~镇~~五店商行 郑雪华 (116)
- 忆白土岗的丝绸业 聂冰 (118)
- 战友魏时萍的革命生涯 袁宝岱 (122)
- 我和魏时萍认识经过 宋有溥 (130)
- 一个特别共产党员的历史足迹 袁靖城 (131)
- 郭照普同志二三事 郭其发回忆、赵魁整理 (143)
- 忆叔父罗震 罗兴武 (146)
- 家父阎敬吉事略 阎国城 (151)
- 忆祖父王立义 王洁村供稿、张森整理 (154)
- “日进斗金”的南召店 常兴明整理 (156)
- 古者的南石庙 孟庆兰、郭自友整理 (159)
- 油盐交易所——云阳元昌商行 郑雪华 (163)
- 刘氏五代烟坊 刘太海口述、郭自友整理 (164)
- “小王氏”镰刀 王万荣口述、周恩科整理 (167)
- 曹店闻氏鞭炮坊 周恩科 (170)
- 云阳的风味小吃 郑雪华 (172)
- 云椒 孙镇超、李振中 (175)
- 蓝的种植及其加工技术 周恩科、孙镇超 (177)

南召最大水杉树	县志办供稿	(29)
鸭河		(40)
黄鸭河		(63)
南召银杏	县志办供稿	(91)
南召辛夷王	县志办供稿	(98)
南召山茱萸	县志办供稿	(117)
河南省柞蚕改良场	县志办供稿	(142)
南召珍稀枫香	县志办供稿	(145)
南召沙兰杨	县志办供稿	(150)
南召塔形栓皮栎	县志办供稿	(153)
白河		(162)

解放初期在南召工作的回忆

王毅回忆 曾祥喜整理

1947年秋，太岳区党委根据上级指示，抽调一批干部跟随陈谢兵团南下，为开辟新区准备干部。我当时是干部队的一员。我们从新安过黄河。到洛宁时，和灵宝山下来的豫陕鄂区党委所属的郭思敬他们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1300多人的干部队伍。在灵宝、郏县牺牲了70多名干部。我们到南召时，南召刚解放两三天，我们和后委司令部都驻在马市坪。

到马市坪第三天，我们为牺牲的70多名干部开了追悼会。我们都驻在马市坪，吃的问题没法解决，很快就分散成工作队。王奎（后任湖北省经委副主任）带一个队留在马市坪。马达带一个队驻在钟店。我和秦瀛带一个队驻在乔端。以后秦调走，由我一人在那里负责。在乔端地方上参加我们工作队的有沈龙田、海广宴、海腾蛟，还有一个家是瓦房庄的，我们都叫他小包。这些工作队和地方上县、区没关系，是直接受豫陕鄂六地委领导。因为这些干部都是为解放南阳、镇平、内乡、西峡、淅川等县准备的。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找老百姓谈话，了解一些敌情。当时乔端有两家大地主，前边寨子是王林芝、王寿芝，后边寨子是杨涛。我们到那里后，这两家地主都跑山里去了。后来，我们抓住了王寿芝、杨涛，根据群众要求，我们把他俩枪毙了。

1947年冬，快过春节时，在钟店驻的工作队马达同志受地委委托到乔端传达地委指示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剿匪，请示区党委，决定成立白河县。命我任白河县县委书记，石坚任县长，马达任副县长。地点设在乔端，马达写的白河县牌子，挂在我住地大门上。下设公安局（没局长）、县大队。县大队开始只有一二十人，大队长沈龙田。白河县管辖三个区，乔端区、钟店区、嵩县的龙王庙区。乔端区委书记卢培智，钟店区委书记袁庆锁，区长张勋；龙王庙区副区长沈龙田。

白河县刚成立，有一天乔端被土匪包围起来。当时，我和石坚在乔端，还有一个副团长叫刘子杰也在乔端。那天，正开群众大会，枪毙一个九崖地霸叫孙海富。土匪四面打枪，我们也没理他们，只是把部队布置在寨子周围。土匪们打了一阵，看我们有准备，才自动撤走。那时，马市坪也被土匪围过，钟店也被土匪占过。后来，我们集中两个营的兵力，先清剿钟店的土匪，后清剿乔端的土匪，土匪才稍有收敛。地方上稍微安定后，地委指示：留下少数人坚守乔端，石坚驻守钟店，叫我带30多人的工作队到方城柳河一带活动，因当时那里土匪较多。我们在柳河几天，摸了敌情后撤走，走到曹店天才亮，这天正是春节。

1948年4月份，地委决定打宛西，白河县撤销，只留下卢培智在乔端任区委书记。白河县全套机构由我带到西峡县。大概是5月5号至8号之间，打开了西峡县，我任西峡县委副书记。

1949年4月，我又被调回南召任县委副书记。当时主要任务是支援四野南下，为南下部队修路、建桥、筹备吃的、住的。当时党政机构情况是：县委书记刘文树，副书记王

毅，组织部长王毅（兼），宣传部副部长黄芳轩；县长郝岗，副县长李萍；公安局长贺广益，银行行长姜功臣；农会副主席申瑞祥。钟店区委书记姬瑞琛，区长张文彬；刘村区委书记卢培智，区长刘文林；云阳区委书记朱文江，区长张树林；留山区委书记史和睦，区长张志健；马市坪区委书记高全福，区长赵炳莹。

支前任务完成后，已到端午节时。过了端午节，河南省委在开封召开党代会。南召是我去参加的会议，主要是布置剿匪反霸工作。我于1952年10月调离南召。

1992年10月

（王毅同志系武汉市汉口桥口区长江电源厂党委书记，现已离休。曾祥喜同志系南召县党史办副主任）

本文编辑 王国林

忆县中学潮

王林回忆 李大伟整理

轰轰烈烈的南召县县中学潮，距今已时隔58个春秋了。作为当时学潮的一个亲身参加者、学生运动的组织和领导者之一的我，不禁想起了所走过的那段艰难历程，往事历历，宛若昨日。

1933年，我是南召县前学小学的一名普通学生。当时国民党在南召的统治力量薄弱，土豪劣绅当政。国民党的县党部把方城南召并为一个党部管辖，名命为方、南县党部，派一干事赵广心常驻南召，做县党部的工作。地方上一方面因地主势力的盘剥、匪荒的骚扰和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使广大贫苦人民生活异常痛苦；另一方面由于日寇的进关、蒋介石的不抵抗，激起了在校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义愤和激情。这年9月，共产党员李心清应聘到南召师范任教，到校后恢复了读书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与乔全义接上了组织关系，很快便建立和发展了党组织，并由师范影响到了前学小学。我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于1934年春加入党组织的。入党后，我在前学小学首先介绍了常其祥和张万举也入了党，建立了前学党小组，我担任组长。后又建立了党支部，我任书记，常其祥和张万年任支委。

前学小学的革命活动

前学小学的斗争活动是从小学里反对收高学费开始的。

原来学生入学不交学费，1934年春，学校开始了收学费这一规定。这时上级派往南召领导工作的同志是郭同昌，他认为这是一个搞学潮斗争的最好由头，遂指示借此机会搞好鼓动工作，要求我们党员串联群众反对交学费。但我们认为这样做不策略，因为把锋芒对准了校长张仲仁，而张办学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交学费本身并不是十分严重的现象，因此，就此闹起来也并不能引起大家的同情。但鉴于上级已作安排，我们党员学生也就只好坚持下来，后由张仲仁与学生协商、让步，使得首次斗争作罢。

1934年8月，南召特支建立，我是特支委员。这时南召有灾荒，而国民党政府却不搞救灾活动，而搞了什么“以工代赈”，让穷人到城市里为他们盖房、修路。特支对此立即召开扩大会议进行研究，决定组织群众去县政府示威请愿、贴标语、呼口号，要求县政府开仓放粮。特支委员及党员分头下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可是因一来灾荒并不十分严重，二来农村没有党的组织，所以群众的发动和组织工作遇到了很大阻力，致使这一工作做不下去，计划流产，第二次斗争失败。

第三次斗争是在1934年县中成立之际。当时前学小学有一个教员叫朱谦益，他在考试前把试题泄漏给了地主子弟臧××。这件事被大家发觉后，我们就去找朱谦益说理，朱谦益非但不给学生说理、道歉，反而很不满意，大发脾气。我们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特支，郭同昌听后指示师范学生写标语，揭露这个教师，一时间，学校院内院外、街道等处标语连片，沸沸扬扬。这一闹，张仲仁校长却非常生气，认为县中初次招生就发生了教师泄题事件，很不光彩，随即追查这件

事情，后因这个学生拒不承认此事，无法追究下去而结束。

与土豪劣绅作斗争

1934年秋，县中成立，县政府把师范取消，并入县中，校门口挂起了“县中”牌子，而师范却只挂了个“县中师范部”的牌子。这样一来，师范学生大为不满，准备要给校长张仲仁大闹一番，进行斗争。

我和县中支部对此次闹事不同意，认为这一斗争没有什么政治意义，还要影响到和张仲仁的关系。我们的这一看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识，随后就平息了和张仲仁闹事的念头。

云阳城区里有一帮地主阔少、地痞流氓，如李××、刘××、李××等。这一帮流氓和南怀庙一个帮会组织的头目勾结起来，还想伺机寻衅。对此，县中县师采取对策是先由我去说服南怀庙帮会，分化他们。我和他们会面时，李××、刘××等事先约定的南怀庙帮会的打手，态度异常狂妄、放荡，首先向我们挑战，于是我们就交手激战，把他们痛打了一顿。回去后，我们坐下来研究一番，认为李××等一定会向上告状，我们必须采取“以敌制敌”的妙计，当夜以敌方名义和口气写了许多标语，诬告学校一通。这样以来，校长张仲仁及学校人士都很气忿，造成了师生团结一致的局面。当时的教育局长徐雄善是地下党员，他积极站在学校一边，支持学生斗争，呈请县政府以流氓欺侮学校、诬蔑师生为由，要求严肃处理。此时，李××之父李昆吾、刘××之兄也向上告状，县政府在审理这一案件时，鉴于教育

系统之公愤，且李昆吾 等在告状时 把 打架时期也说 错了
一天，不能成立，结果终于判处他们到学 校 登 门 道歉了
事。

与国民党县党部作斗争，保卫县中阵地

1935年夏，我已成为县中二年级的学生了。为了有力领导学生运动，县中党支部研究在学主中建立“学生自治会”，选举我担任学生会主席，但呈报县党部后，国民党县党部，却屡次不予批准。张仲仁校长说：“他们不批准，我们一样可以做工作”。学生自治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不懈地工作着。

这时期，地方劣绅和国民党县党部赵广心勾结起来向上告状，说张仲仁有共产党嫌疑，并捏造说张仲仁吸食鸦片，扬言要撤换张的校长职务。张仲仁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表示辞职不干。

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学生自治会立即活动起来：一面挽留校长，一面拟稿告发赵广心的罪状。计划在石印后以快邮代电形式向各地投邮，大造舆论，但这一消息被石印馆泄漏，赵广心抄走了这一文稿，威胁各石印馆负责人，不得承印，致使我们的计划流产。

接着赵广心以张仲仁策划学生告状、搞共党活动为由，继续上告，并勾结地方劣绅蔡毓强联合攻击张仲仁校长，这一来，张仲仁无法再维系下去，遂辞职回家。消息传来，无不为之痛心。党支部立即开会研究，认为张仲仁一走，校长职务不是赵广心接替，就是蔡毓强接替，这对我方都是不利

的。遂一面派人到张仲仁处表明支持他继任校长的态度，并在社会上予以公开宣传；一面准备采取措施保护学校阵地。先争取合法斗争，派出学生代表罗山林、尹商春、臧法恩和我去南阳专署请愿，并且在南阳争得社会人士的支持，而后，派常其祥率领一帮学生守卫在学校门口，在请愿不行的情况下进行罢课斗争。以争取斗争的胜利。

我们在南阳先会见了在南阳的南召社会人士，争得他们的同情，接着向南阳专署陈述了赵广心企图霸占学校、陷害好人的罪状，迫使南阳专署下令让张仲仁回校。但不料，在家守卫学校的常其祥在没有得到我们的消息前，却擅自率领附小学生进行了罢课，并把罢课同学领到刘村张仲仁家中。而张仲仁在家接到南阳专署的信后，原说要到南阳去活动，企图拉一帮自己的人作教师，并争取社会支持，以巩固他的校长职位。这一来，又为赵广心等劣绅抓住了一个把柄，他们以张仲仁鼓动学生罢课、把学生引到家中、外出活动为由，捏造张的活动事实，并唆使蔡毓强亲自坐车去南阳告状；另一方面，赵广心在南召竟以县党部的名义，下令把赴南阳的学生代表悉数开除。

我们从南阳返回学校，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十分震惊，随即折回南阳专署，不仅提出请求张仲仁复联回校，而且反对开除学生。这时专署的态度已完全改变，只说开除学生之事可以下令取消，而张仲仁复职之事则一概不提，并告诉我们不要得罪赵广心。面对严峻的现实，我们研究决定：留下个别代表在南阳作联络工作，其余回县继续发动学生进行斗争，挽留张仲仁，并广泛联系党员学生、进步同学，和我们一道合作，坚持斗争。与此同时，国民党赵广心也加紧了

步伐，命令县政府派武警逮捕赴南阳请愿的学生代表。警察把大门堵住，我和其他几位学生代表见此情景，为避免更多牺牲，示意让学生代表们躲开，我和常其祥、李三福三人理直气壮地跟他们向县政府走去，与政务警察队的大队长说理。该队长因事先只发现下有逮捕常其祥的命令，而没有来得及下令逮捕我和李三福，使得他瞠目结舌，无奈转身大骂警察一通，将我和李三福释放。当我俩分手走开后，在街道十字口处又碰到警察范克武，范上前又欲逮捕我，捉住我的手脖不放，凑巧被我们的同学发现，飞快回校报信，涌出一批同学来，范见势不对，仓慌逃窜。回校后，我一边布置校门岗哨，一边向同学们演讲，斥责敌人的卑鄙阴谋，指出赵广心与学校坚决为敌的卑劣行径，许多同学为之哭泣。事后，大家一致要求我暂时躲避一下，并护送我先到关外一山丘天爷庙旁，召集被开除的同学开会，决定除派尹高春到乡里串连师范同学进行活动外，安顿未开除的同学先回校稳定情绪，等待时机，以利再战。而我以这时起就离开南召去到了南阳。后来尹高春在乡里把所有学师范同学都发动了起来，还携带20多所小学的校章，到南阳会见我，以便统一签名盖章，向上告状，揭发赵广心的罪恶。

此时，赵广心也加强了活动。他以县中有共产党活动为由，坚持向上告状。专员的态度变得更加败坏，除了解除张仲仁的校长职务外，仍坚持开除学生，并以共产党把持县中为由。解除了县中所有进步教师的职务。这样，张仲仁及县中所有教师都态度明朗地站在了我们学生的一边，和我们一道，揭发国民党的卑鄙嘴脸，搞得国民党政府无有办法，致使他们转而采取软化的手段。通过教师王大道和我们谈判，要我

们复课，而对被开除的学生，则劝说转往国民党在南阳所办的“师资训练班”。敌人这一着，显然是个想瓦解学潮、孤立学生代表的骗局。我们当即揭露了这个骗局，国民党政府无奈，又作了让步，不再强使赵广心夺取校长，而转授刘冠卿任校长，并下令收回被开除的学生，让大家回校复课，无条件释放常其祥。

为防止刘冠卿任校长后会带来一些教师，久而占领学校阵地，我们研究对策，提出新的条件：你们有权安排校长，而教师将由我们提请。提出正在南阳的葛继武老师入校教课，而这时的葛老师对南召当时情况摸不清底子，不愿来南召。从此，大家认为张仲仁争取不来，进步教师也聘请不到，对学校一时失去了兴趣，不少学生转了学，代表赵安良也转入了南阳中学，随即学校陷入停滞涣散状态。

痛击赵广心

县中的瘫痪和停滞，使大家感到十分痛惜和气忿。1936年4月，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反赵广心的运动。党团结教育界的进步力量，利用社会上一部分人与赵广心的矛盾，会同知名人士联合向国民党省政府控告赵广心的罪行。省政府迫于民怨沸腾，传令县政府开庭审理。适逢省督察委員巡回在南召督办此事，县政府开庭之日，各界人士基于正义，蜂拥到场，教师学生代表当面对质。还抓住赵广心曾追逐一女学生汤××企图不良的事实与赵广心作斗争，汤××与母亲为了正义忍辱负重，上堂作证。赵广心在众目睽睽之下狼狈不堪、恼羞成怒，下堂来殴打了汤母，这样以来，便

更加群情激愤，暑假，共产党员崔天章、张宗谦率领进步师生包围了县党部和教育局，先痛打了赵广心之亲信范克武，赵广心闻讯惊慌万状、狼狈逃窜。县政府畏惧县中“赤化”，以无经费为名而停办。至此，县中解散。

轰轰烈烈的县中学潮，统一了学校的左、中、右各派力量，集中打击了国民党县党部的敌对分子，揭露了伪专署以及县政府支持坏人、出尔反尔的反动面目和罪恶嘴脸，同时在斗争中锻炼了群众的斗志，培养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和进步人士。虽然这次学潮没有置于当时工委的领导之下，在运动中没有进行组织发展工作，没有进一步考虑如何和农村斗争联系起来，从而在学校解散后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到参加农村斗争的活动中去，但它无论对于当时或是今天，都具有一定的纪念意义。

1992年12月

（王林同志系平顶山市政协副主席，现已离休。李大伟同志系南召县党史办干部）

本文编辑 王国林

争取王廷范、王廷广部起义的经过

袁宝岱

王廷范、王廷广系南召白土岗人，其伯父王立刚系南召自治派骨干。李益闻在南召搞自治时，王立刚任26团团长，系自治派的重要武装和李益闻关系密切。1937年李益闻在南召办理第三次自治，王立刚虽未公开参加，但在与南召反动势力斗争中，王立刚是站在自治派一边的。已往一、二次自治运动中，我家二哥袁西峰与自治派联系密切。王立刚在白土岗的全族都和我们袁家相处友好。1942年南召地下党遭到国民党摧残。王立刚也处于国民党的敌视中，同样遭到南召反动势力的打击，1944年被杀害。

1947年秋南召解放后，王廷范因是南召西部的大地主，逃到南阳，南阳国民党当局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将王家武装编成南召保安团，成为地主的还乡团，曾进攻已解放的根据地李青店、南河店等集镇，成为南召解放区的大害。

1947年秋，我在南河店北南阳县人民政府和县长朱晓山会晤时，恰遇到王廷范进攻南河店。王廷范的保安团骨干多系南召县的地主，许多和我们1937年所编组的南召抗敌自卫团（联防队）有关系，有些就是联防队的骨干。朱晓山是1937年第三次自治的参加者，亦系中共南召地下党员（县委组织部长），当然了解我们袁家和王廷范的关系。南阳国民党王凌云部队已处于我解放军围困阶段，覆灭已成定局。人总要找生路的，争取瓦解敌军的时机已经到了。朱晓山向北南阳县中共县委建议，由我出面争取王廷范投城起义。北南阳